

“奇人”张广天： 在当代语文的秘径中追逐不逝之光

张广天称得上是一个奇人。他1966年出生于上海，学的专业是理工农医类的医科，组过摇滚乐队、民谣乐队，四处吟唱诗歌。上世纪90年代初他移居北京，曾以音乐家身份为电影《离开雷锋的日子》《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》《敌后武工队》等多部电影、电视剧创作音乐。不过，他作为先锋戏剧家的身份在圈内也广为人知，从2000年的《切·格瓦拉》，到后来的《鲁迅先生》《圣人孔子》等，曾引发戏剧艺术界的震动。如今，张广天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，担任导师的方向是“方法论叙述与表演”。

近几年，他开始在文学写作上发力，呈现井喷的创作状态。从2012年至今11年，出版五部长篇小说、两本诗集和一本叙事长诗、一本学术著作，每一部作品都料质充实，形式新颖。比如《妹方》《南荣家的越》《玉孤志》《手珠记》《既生魄》《甘伯记》等作品，因风格奇特、诗意浓郁、思想深邃，备受瞩目。

他书中的中国叙述 既向着古代也朝着未来

2023年年末，作为中国作家协会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支持项目之一，张广天的第五部长篇小说——两卷本近八十万字的长篇小说《来日可追》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。四川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吴坤说：“从《妹方》《南荣家的越》一直到《来日可追》，张广天的小说始终在一条当代语文的秘径中探险，构成了独特的‘中国叙述’。这种中国叙述，既向着古代，也朝着未来，古人、今人和少年，都由着文学的努力而指向未来之日。这或许就是最近刚出版的这本《来日可追》的目的——追逐一道不逝之光，成为他小说的系列。”

纵然涉足领域广泛，身份交错，但张广天说，五十岁以前，他始终只是文艺的小学生，此前的音乐、戏剧，都是调皮的孩童玩耍。如今他开始敞开心扉，潜心写作。2023年，张广天生了一场病，回到上海养病。他回忆起自己少年时代在上海所受到的精神滋养，遇到的不同的人。这些回忆化作他笔下虚构的人事：亨利路上会说上海话的白俄薇拉阿姨，上海梧桐树下的艾伦·金丝堡，上海周边小镇上身怀绝技的郎中……

他发现，“这些年我去了中国北方、西方、东方的城市，不管到哪，我发现我的思维方式还是上海人的。”站在黄浦江边看轮船听汽笛声，他想到了很多往事，物非人是，“我还没有变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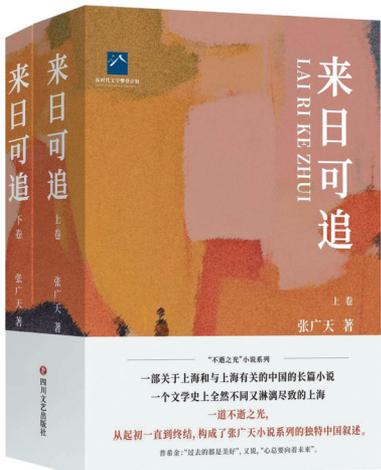
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笔法 书写一部献给上海的情书

在《来日可追》开篇的序言中，张广天写道：“来日，就是将来的日子，未来的日子，也有说是来过的日子，来到的日子。这些时日，无论是来到的还是未来的，都不是现在。普希金说：‘过去的都是美好’，又说，‘心总要向着未来’。那些来日，因向着未来的心，总是美好的。”

《来日可追》共分为四辑。第一辑“中心区”，有《亨利路上的薇拉阿姨》《尤佳》《玫瑰屋》《每一条归途都通向未来》四章，以上海市生活为叙述核心，写白俄的钢琴师、少年的情人、美丽而奇幻的玫瑰园以及老克勒的执守和惆怅。第二辑“边缘与远方”，有《下海滩》《没膝的卷耳令你昏醉》《寂寥少年》《火车》四章，写被遗忘的角落和人群，另一个城市的明星故事，一个工业锈带的生锈记忆。第三辑“这些影儿都挡了一下时光”，有《金虎撑》《独鳞汤》《飞英台玉碎》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》等八篇。第四辑《父亲》是一首叙



张广天 四川文艺出版社供图



《来日可追》四川文艺出版社供图

事长诗。书中从上海的中心区写到边缘区，又写到与上海有关的远方，最后回到个人，回到父子的对话，尾声是一首长达几千行的长诗，从父到子，似乎比之前所有地方都要远。有评论说：“这不是一部连续的小说，而是一种精神地理学：出场的是一个一个人，但主角却是上海。所以，毋宁套用一句滥俗的评价：这是一部献给上海的情书。”

写作是物事情理交织的过程 回到中国文学的原叙述状态

读《来日可追》的一大感受是，文笔与见识一路进溅，很有阅读的收获感。在张广天看来，写作基本上是一个物、事、情、理各路交织的过程，不应该是叙事、抒情和议论的割裂。“我们读《淮南子》《庄子》《史记》这些作品，怎么归类呢？为什么要归类呢？人是一个整体，表达也应该是一个整体。我尝试回到

中国文学的原叙述状态，即在西学分门类以前的状态。”

这几年，张广天在写作上开始发力，有人说他转型了。张广天不认为如此，“我一直就是一个写作者。只是，我所认识的文学，或者与许多人想的不一样。我热衷于文学，从少年时代起始终不变，但我绕道走了。在以往的30多年里，写作至少对我来说是件复杂的事。我需要通过在别的领域中取得成绩然后获得文学的话语权。我需要学习从各个已被分解的门类中，去找写作最有价值的技巧。比如从音乐中学习节奏，从戏剧中学习冲突。另外，我也不希望去攀越那么多文学的师门和圈子，我要获得直接写作的能量，摆脱人脉、资源和信息的束缚。从此，我可以安心写作、不断写作。”

文学家应该致力追寻 语言有多大可能性及其边界

2023年岁末，在《来日可追》出版之际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与张广天有一番深入的采访、交流。

记者：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你是做先锋戏剧的先锋派，这几年你集中写小说，表现出旺盛的创作力。比起你创作涉及到的其他艺术形式，文学的独特性是什么？

张广天：我的戏剧是先锋的，我的文学当然是先锋的。我的戏剧是先锋之后的，就是经历过先锋之后的反思，所以，我的文学也是先锋后的。于我个人而言，文学不是什么独特性，而是我的趣味。我认为，文学是天下最难的一桩事，比科技、金融以及其他门类艺术都要难得多。一个人能够坐下来写，不敷衍地写，以写来推动现实，没有比这个更难的了。这个世界，虽未必是语言

的事实大于事实的事实，但终究是语言的事实要掌控事实的事实。所有专业都是语言的呈现，是语言的结果，“怎么说”比“是什么”有决定性作用。我对孩子说，读字足矣。几千年来，我们都是学文学的，以文学为真学问，读文学，考文学，半部论语治天下。

记者：《来日可追》的文字风格审美感很高。如果说《妹方》被称为“珠玉之作”，那么《来日可追》可称得上是“玫瑰之作”。你如何看待语言对小说的重要性？语言风格与情节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？

张广天：关于文学，长久以来有一种深深的误解，就是“经历说”，仿佛各种丰富复杂的经历是文学创作的基础，好像经历够惨够复杂就会当然地生成好作品。还有一种观点，就是“大题材”说。从文学的本体而言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（在中国还要多一样，叫语文的艺术）。语言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，它的边界在哪里，这是文学家应该致力追寻的。简单通俗地说，就是如果你写的那个故事太故事了，就没有文学了。文学不是故事艺术，文学是语言艺术。如果一个故事似是而非，或者没有多少故事，但语言以其艺术魅力把它讲得头头是道，是谓文学。

另外，今天是一个被信息淹没的时代。信息不是语文，语文包含信息又大于信息。实际上今天许多作家的写作，AI是完全可以取代的。我们用文学来开求生路，消遣、传播、发泄，我们把文学严重弄丢了。不过，这个不要紧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优秀的文学。懂得文学的人还是有的。

记者：你的新小说名字叫《来日可追》。在序言中写“那些来日，因向着未来的心，总是美好的”。这种对“未来”充满理想主义的时间观，是怎么形成的？一个普通人都会面对生命肉身的衰老，时间不可逆，多多少少会有悲伤的感觉。你有怎样的体会？

张广天：人生既有少壮衰老，必有各时之美，而且青春与耄耋是相对的，好比春夏秋冬，有寒必有暑，没有这个过程，那就不叫生命了，是不完整的切片了。你能想象一个人独把青春切下来过吗？所以，首先，这是一个时间观。人不能被时间捆牢，唯恐落后于时代。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不幸，就是赶时髦追热度，不幸热度从一热三个月快到一热才三秒钟。一个热搜，三秒之后就被下一个覆盖了。我说道“来日”，一是指来日之日，二是指未来之日。有许多过去的事情在未来还会发生，以为一件事情新过另一件事情，这是想多了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实习生 姜孟欣